

古文評註讀本



第二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古文評註讀本



第二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二

馮煖客孟嘗

齊文

齊人有馮煖

煖音喧

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屬音祝，托也。孟嘗君即田嬰之子，田文也。煖家貧，無以存活，因

慕孟嘗君能養士，欲往投之，故托人爲之先容，願寄食于門下。此先寫出奇窮無賴光景。

孟嘗君曰：「客何好？」

情有所屬，曰好于此，可以觀德，好去聲下同。

曰：「客無好也。」無德可見

曰：「客何能？」

技有所長，曰能于此，可以觀才。

曰：「客無能也。」

無才可用，○從人口中寫出癡獸無用面目。

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允其所屬，但笑而受，已有賤之之意。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食音嗣，草蔬菜之屬，具饌具也。左右之人因孟嘗止許其寄食，原不以客禮相待，遂以草具食之。

居有頃，

無多時

倚

柱，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彈音壇，擊也。鋏音夾，劍柄也。居不多時，遂倚柱彈所佩之劍，其歌歸來者，蓋言此劍無所用之，欲與之俱歸也。

左右以告，

謂以所歌告孟嘗，因單具非出君命故也。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以中客之禮食之。此段爲煖歌無魚以試孟嘗。

居有頃，

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

以爲不自量力之笑。

孟嘗君曰：「

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爲去聲，車客，乘車之客。客中之貴者比前又高一等矣。此段馮煖再歌無車以試孟嘗。

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

孟嘗君客我。」

揭音結，高舉也。友即前日囑孟嘗君之友。客我，謂孟嘗君客禮待我也。至此作一頓。

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

以爲家！

又爲老母憂念

左右皆惡之，惡尤甚於笑

以爲貪而不知足。

食以魚爲之，鰕猶以無家請真可謂不知足者然不如此不足以形孟嘗之賢

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

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

謂供給其母之食用無使匱乏比前車客之恩又加之矣

此又從左右意中寫出頑鈍無恥行徑

於是馮煖不復歌。爲母之志願已足不再歌此段馮煖再歌無家以試孟嘗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

計，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

記簿也會音貴會計總合也文孟嘗名責同債薛孟嘗所封之地煖寄食已久竟無所事後

馮

煖署曰：「能。」

署書也謂書其名於簿也

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煖姓名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

者也。」

如此聲鄙而嘲之之詞正見左右賤惡意夫音扶

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

悔於埋沒其才

吾實負之未嘗一見也

請而見之。自入門下未嘗一見故不記憶不得不請見而謝

謝曰：「文倦是於。」

是相在齊爲相

憤於憂，

憤音憤心亂也以任重故心多憂

而性寧

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博音能困也謂性困鈍事又煩不遠延見得罪于先生自我啓之也

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

乎？馮煖曰：「願之。」

願往也此段敘馮煖慨任收責之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券文契也約束其車整治其裝載收債之券契而行也

辭曰：

「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市買也此句問得最巧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此語是本段關鍵原許其便宜行事相應亦巧最妙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凡券合取者與者之收一紙至是則取而合驗之徧合券各後赴煖處聽命

券徧合赴，

矯命以責

賜諸民，

託言孟嘗君之命以債與民不欲其償也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燒券不索債而焚其所書之券也萬歲祝頌之詞欲君享有壽考之意此段敘馮煖之收債焚券

長驅至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

訝其未收空回或有疾收良法

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言其取之易

曰：

「收畢矣。」竟說收畢妙

「以何市而反？」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

積珍寶，狗馬實外廄，

外廄畜馬之所

美人充下陳。

待妾陳列于下也。言此等皆非寡有。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

市義。」

言以好義之名聞於人使沾其利者佩其德也爲去聲。

孟嘗君曰：「市義奈何？」

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因而賈利之。」

不以拊循之道于視其民乃反行市賈之法以取利賈音古。

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

臣所以爲君市義也。」

爲去聲此解市義二字。

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休是止息諒煖且歇息意此段馮煖以市義喚醒孟嘗說音悅後齊王不臣先王之臣欲免其相而煖爲之辭也。

期年，

期同纂謂年一週也。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

孟嘗

君就國於薛，

孟嘗封于薛因齊王不用歸于所封之地。

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

迎君道中謂呼萬歲之人皆在途中迎接終日言其久也。

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市義之效今得見之此段敘孟嘗之贊服市義爲去聲。

馮煖曰：「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窟困入聲是穴兔性好巧善走匿其穴窟每有三處以避獵取者。

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謂僅薛國之民稱功頌德。

猶免止有一窟正在憂危反側之間未可恃以爲安高枕而臥也高枕而臥言無事。

請爲君復鑿二窟！」

以臣計之尙少二窟再請爲君鑿之爲去聲。

孟嘗君乃予車五十乘，金

五百斤，西遊於梁，

子同與。

謂梁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強。」

放逐也謂其才有益予國諸侯有迎而用之者國可以富而兵可以強。

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上位故相之位徙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君相去聲。遣

使齎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

與梁使同行而先至使去聲。

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

聲使去

齊其聞之矣。」

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非做身分乃故意致梁使往返之多使齊聞之也使去聲

齊

王聞之，君臣恐懼，

畏其相梁以弱齊

遣太傅齎黃金千斤，

太傅齊大臣也

文車二駟，

文車綵繪之車

服劍一，

王所自佩之劍

封書，

書一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

也！崇音歲即鬼崇之崇謂被鬼神作祟顛倒作亂以致輕信諂諛之臣得罪寡人誠不足以君齊國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但先王之宗廟實與君休戚相關

願君顧之姑歸齊國統理萬民以助寡人之不逮可乎

馮煖誠孟嘗君：「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孟嘗君出齊威王之後因上文有願宗廟語即請祭

器立宗廟於薛將來齊必不事其國而毀之有若國他來伐齊亦必救也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為樂矣。」

孟嘗請于齊王許之廟既成煖

同報曰此煖之三窟也君可無憂矣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此段敘鑿窟之事

〔評〕過商侯曰：三千客不知果屬何能，煖曰無能，則皆無能之矣。始猶告中則笑，何至終惡之也？孟嘗君即

百請百順，終皮相耳。市義而返，不但有識，兼服其有膽。三窟成，得高枕而臥，不聞三千食客中有佩服

之者。若輩何能，想亦毛遂所謂公等碌碌者也，可發一笑。

卜居

屈原平

屈原事楚懷王，矢忠諫而不用，知楚將亡，故自卜其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室之居也。

屈原既放，

屈原名平字靈均與楚同姓仕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能譖毀之楚懷王流之江南

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讒指上官靳尚言風原竭

智以盡忠奈爲讒言蔽
塞阻障故不得進用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謂雖竭智盡忠上不見察于君下不見諒于俗心煩意亂竟不知何道可以安身也此段敘卜居之由

乃往見太卜鄭詹

尹亦竭知後
始出此也

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意欲借龜策之陳詞卜以決疑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

以教之？」

端正也策音策草著正之將以策也龜底殼拂之將以卜也尹詹端拂以後問以何事求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樸以忠乎？」

悃款誠實傾盡貌樸質也謂盡

心于

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勞去聲與人還往庶幾不致窮困謂役情於世俗

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

成名乎？」

遊徧謁也大人指貴幸者謂曳裙于朱門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謂直諫取禍諱忌諱也

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

媮同偷盜也謂達義以苟免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謂出世以全天性

將呢呿栗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

謂強顏以奉便嗔呢呿音足資求媚也慄畏縮也斯語助詞喔

尹嚅唅音握尹嚅兒強言笑也婦人暗指楚懷王寵姬鄭袖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

謂自植己節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絜圓轉貌脂肥澤也韋柔軟也韋音洽同也楹門檻子即戶樞也總喻曲順人情如同戶樞之圓轉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昂昂升貌馬二歲曰駒千里駒謂不狂其才以自屈將汜汜若水中

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乎？」

汜音泛鳧鴨也露謂不上其能與世浮沉以免忌多一句參差入妙

寧與騏驥亢軛乎？」

騏驥比賢豪謂上希聖賢豪傑與爲抗衡

將隨騶馬之迹乎？」

騶馬比愚劣謂下同愚劣與爲詭隨

寧與黃鵠比翼乎？」

黃鵠大鳥一舉千里比翼猶並肩也謂與高士同遊羅網

將與雞鶩爭食乎？」

鶩音木即鴨也謂與小人同受爵祿以上須細玩並無一句重沓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請卜之詞止此應篇首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二句下是訴詹尹別爲一段

世溷濁而不清，蟬

翼爲重，千鈞爲輕；至重之物而反以爲重，千鈞爲輕。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黃鐘謂聲氣之元而反毀棄之瓦釜乃聲之最下者而反驚衆若雷鳴然謂用

舍不濟，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高張謂自侈大也無名謂滅沒無聞也主意在此二句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

而謝曰釋舍也謝辭也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尺長于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所短者矣。寸短于尺，然爲寸而有所長者矣。此引鄙語以起下文。

物有所不足，天如

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

暫有所不明，如幾舜知不徧物孔

子不如農圃之類。

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

既是動物不無盈縮之類。

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

吉從逆者未必

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隲下之類。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總結二語

令原自擇

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詹尹謂物之不齊長短大小多少不能相通雖神智有所不能知君

但用其心之所可行其意之所安至于事之爲吉爲凶誠非龜策所能知總言無所用乎卜也

〔評〕過商侯曰：滿紙不恭之語，總是一肚皮不合時宜。故劈空撰出問卜公案來，此無聊之極思也。癡人便

謂屈平眞正曾往問卜。

漁父辭

屈原

時楚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原屢諫不從。又爲上官大夫所譖，遂被放逐。作離騷，內有漁父辭一篇。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原之初心本欲立朝事君，乃被放逐，故忠愛之心益不得遂。于是遊于江潭，作離騷以發洩，其不得于君

之憤，夫心者顏色形容之主也。心既憤懣，則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不能免者矣。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漁父捕魚人也。

父音甫，與平聲。時屈原景三姓皆楚之同族，屈原掌三姓門閭之譜，系以序其賢否者，故爲三閭大夫。言江潭澤畔適有漁父，在焉。漁父似曾識原，以其顏色形容異于昔日，故疑而怪之。曰：「若果是原，職于三閭之大夫也。當立朝事君，何故至于斯地耶？」此段敘爲漁父之問，以發起通篇大意。

屈原曰：「衆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言人本清醒，溺于利欲則濁，無所知識者醉，然濁與醒同，濁則相安于濁而不知醉與醉

同醉則相安于醉而不覺無奈我之獨清獨醉異于世人之皆濁皆醉則衆人自詭以爲怪而不得不見放以至于此也。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凝滯，壅滯也。于之清醒猶是拘隅之見若聖人則與物無忤屈伸變化隨時俾行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淈音骨沒也。泥在水底渡在水面言浮沉于濁中仍不自失其爲清。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醜？餽音通食也。糟酒飲醉同。啜飲也。醜同醜。薄酒言飲食于醉中仍不自失其爲醒。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深思爲獨醒，高舉爲獨清。

飲自別異是自取其放耳此言己之不能和光同塵而設爲漁父以諷之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也。浴洗身也。察，察潔白貌。汶汶，昏暗貌。謂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受衣冠中之垢汙故必彈而振之也。下二句即解上二句坊本註作正意則與下文重複矣。寧赴湘流

葬於江魚之腹中，世俗之塵埃所不到處。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音哀塵之細者皓皓猶皎皎也言所以致此皓皓之德者不

知幾經濯磨亦猶沐浴方新不能再蒙塵垢以喪其清醒之體生死不足計也此自明其清真絕俗而託言答漁父。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莞爾，微笑貌。鼓，叩也。枻，音衙，舟也。浪，水名。纓，冠帶也。謂清可濯纓，喻清時可以修飾冠

纓而仕也。濁可濯足喻亂時可以裹足退遁而遠隱。濁是滄浪之濯也可纓則纓可足則足四句正指點出不凝滯而能推移本領遂去不復與言亦各成其是而已。

〔評〕過商侯曰：通篇借漁父問答發洩一腔忠憤。濁醉兩字，明畫出當日仕楚諸臣真面目。然原清醒之身體，磨不磷，涅不緇，寧葬江魚腹中，不肯與時爲俯仰，又何其烈也。

對楚王問

宋玉

宋玉是屈原弟子，楚之大夫也。數不合時，因楚王問而答之以此。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士人立身名譽尚矣，然名者行之表也，有其行斯有其名。今觀先生立身行己，問豈尚有闕失而未全與行去聲。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若無遺行，何以士民之多？竟無有稱先生之賢而大不理於口者，此就衆論上定人品。行，宋玉對曰：「唯！聲然！有之。」三應謂果有不譽也，看他接連下三應便

神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願寬遺行之罪，始得盡陳所以不譽之詞。此段襄王問以無譽之故，入此二語，便覺委婉。客有歌於郢中者，郢音盈，楚地名。襄王屬楚，宋玉亦是

楚人故即就楚言楚其始曰：「下里巴人」，二曲名是曲之最下者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屬音祝，連續也其爲「陽阿薤露」，

二曲名是曲之次下者，薤音械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二曲名是曲之高者國中屬而和者，不過

數十人，看他上加不過字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徵音旨，謂用商調羽調間以徵調，流行乎其間。○是曲之最高者，引謂引起，刻謂按鉤畫腔板而出之也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人而已。看他上加不過字，下又加而已字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以非國人所及，故不能與之合。此段以歌喉士行之高，總束上文故鳥有鳳而魚

有鯢，上是譬此又譬上先開後總。此先總後開。鳥魚況土庶，鳳鯢況自己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

上；謂不獨歌爲然也。鳥之中以鳳爲瑞，魚之中以鯢爲大。當鳳凰之飛也，上擊九千里，惟其飛之高，所以斷絕雲霓。以背言之，若負蒼天；自下觀之，止見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冥之上，過非凡鳥可及也。此寫鳳之高如許語夫籥籥之鸚，豈能

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鸚小鳥，謂其飛鳴有限，不能知鳳之所知。看他寫鸚只用籥籥二字鯢魚朝發岷嶓之墟，岷嶓山在西北暴耆於碣石，暴音薄，晒也。譬

音其魚之鬚鬚，碣石山在海濱暮宿於孟諸，孟諸澤名，三句總言鯢之游泳，不知其幾千里，迥非凡鳥可及也。此寫鯢之大小如許語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

海之大哉？鯢小魚，謂其游行有限，不能知鯢之所知。看他寫鯢只下尺澤二字，此段再引鳳鯢爲喻，以見士行之所不同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上用一故字過此士

亦有之。

以自况。纔入正意。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

瑰大也。琦美也。言聖人立意至大，制行至美，然超萬物之表而能處于獨不求人知，而人亦卒莫知之。此聖人所以邇世無聞也。

世

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不合于俗，由于俗不能知。此正解上遺行不譽之說。

〔評〕過商侯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其師屈原之言也。然屈原之言近怨，而宋玉之言近敖。及讀其高唐之賦，托喻甚微，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若兩人者，可謂兼之矣。

諫秦逐客書

李斯

李斯楚人，西說秦，拜爲客卿。會韓人從鄭國來間秦，作注溉渠，已而覺之。秦宗室大臣言于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耳。請逐一切客。李斯亦在逐中。故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令，復斯官。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言者以今日之逐客爲是，則昔日之用客盡非不必遠觀他國。即以前秦之先世言之，昔者繆公求士，不專求之本國也。繆音穆。西

取由余於戎，

由余西戎人來降秦。

東得百里奚於宛，

百里奚晉人，入秦復亡秦走苑穆公，歸。

迎蹇叔於宋，

蹇叔岐州人，游于宋秦迎而用之。

求邳豹

公孫支於晉。

邳豹自晉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皆求而用之。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雖非秦產，穆公卒用其力，併吞二十餘國，遂稱霸于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

商鞅變法以強秦。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殷盛也。舉猶取也。言先王之不逐客者，不獨繆公也。若昔孝公之用商鞅，亦非本國人，蓋衛人也。乃用之變法強秦，以致移秦之風，改秦之俗。

俗民日殷，盛國日富，強不但秦之百姓樂爲之用，即各國諸侯莫不親服，故攻楚擊衛，得地千餘里，直至於今，號稱治彊。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惠王用張儀，儀亦非本國人，蓋魏人也。乃用其破從爲連橫之計。

計伐韓下兵三

西併巴蜀

又請伐蜀 果滅蜀

北收上郡

惠王十五年魏 納上郡十五縣

南取漢中

惠王十三年攻楚 漢中取地六百里

包九夷

九夷即 屬楚之

夷包者併包之意見所取 之遠也夷有九種故名

制鄢郢

鄢郢二楚邑 名制據之也

東據成臯之險

成臯 地名

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言最險莫如成臯張儀以計取之以致四方服從皆割肥美之地以 相賂遂散六國之交各使之西向而事儀秦則張之功直施至于今

昭王得范雎

雎亦非本國人 乃魏人也得其

遠交近攻之 計以帝秦

廢穰侯逐華陽

秦昭王母宣太后有二弟其異父弟曰穰侯性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爲華陽 君魏冉爲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于關外

彊公室杜私門

強大公室 杜塞私門

蠶食諸侯

如蠶食葉 自近而遠

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客即由余等 八人言此八人者皆以外國之人而立

功子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正結 總一筆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內同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

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是使國家不得富貴秦室不得強大矣又用反翻四語總 見客之不可逐如謂客必當逐請以今日所用之物喻之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取玉於崑山之岡 崑山在和闐國

有隋和之寶

隋侯出行有蛇斫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得生而去後 銜明月珠以報因號隋珠下和璧秦始皇以爲傳國璽

垂明月之珠

珠光如 明月

服太阿

之劍

楚王召風胡子曰朕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欲請二人作劍 可乎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服佩也

乘纖離之馬

纖離良 馬名

建翠鳳之旗

以翠羽爲鳳 形而飾旗也

樹靈

鼉之鼓

鼉大魚也 皮可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悅音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夜光之璧非秦產 不可以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爲玩好

外國之犀象不可以 爲玩好之器好去聲

而趙國之女

不充後宮

他國之女不可 以充秦之後宮

駿馬馱馱不實外廄

馱音音決題良馬名廄馬房馬 生于北狄不可以實秦之外廄

江南金錫不爲用

金錫出於江 南秦不取之

以爲 用

西蜀丹青不爲采

丹青出于蜀中秦不用之以爲飾合上六者以觀秦而秦 果如是乎此將上文寶不產于秦而反證一層是第一段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後宮宮女 也下陳猶

後列也謂以宮女充斥列屋也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傳音附璣珠不圓者珥耳環也謂以璣附

着于耳

阿綯之衣錦繡之飾

飾領緣也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治佳

窈窕姁嫺之態也趙地多產美女故云趙女謂且勿論他國之寶爲陛下所必需但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陛下之心意悅陛下之耳目者如必出于秦國然後可用則是以宛地之珠飾臂以傳璣綴于耳環東阿縣所出繪帛爲衣以錦繡爲緣飾皆非秦之所產不進于陛下之前而隨秦國之俗以成秦國之化姁嫺之趙女不列于陛下之側

也而陛下果能如是乎此又反證一層是第二段

夫擊瓊叩缶彈箏拊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缶音阜瓦器也拊音府拍擊也瓊音彼股骨也言秦國向來擊瓊叩缶彈箏拊鞀其歌聲嗚嗚嗚嗚人觀聽者秦之聲如是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

鄭衛二國有韶樂周有舞象皆異國之樂也

以韶鄭虞與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今棄擊瓊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

適觀而已矣

今棄秦擊瓊等聲而說鄭衛之樂間退秦彈箏等音而取韶虞與舞象若是者何也快意之聲當陛下之前不計其必出于秦但取其適我觀聽而已矣此言樂用異國不必于秦作證此第三段

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

不論其才

不論曲直

不觀其行

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非秦人者去之來爲客者逐之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

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再合解發明前意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此段結上色樂珠玉以形王逐客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土地之爲壤肥者爲壤此二句是主意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此四句是客意

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此二句是主意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

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

是以地無四方

莫非王土

人無異國

莫非王臣

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用入之後能使四時均調充然美盛鬼神歡享降之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不擇地而用人所以能無敵于天下此段是開見客不必逐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之令是棄百姓以爲敵國之資也

却賓客以業諸侯

却賓客以與諸侯立功業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士既知秦逐客其在秦者皆退去而不敢西向秦地在西故曰西向

裹足不入秦

裹足將登途也其未入秦者雖裹足而不敢入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此無異遺寇以兵甲資盜賊以糧食也齎音咨持送之意此段是合見客不可逐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可寶者多指前峨山之玉等物此結喻意

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

願忠者衆指前由余百里奚等此結主意

今却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逐客以自虛其國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忽然結便佳

〔評〕過商侯曰斯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在中間言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一反一覆略加轉換而意思愈明其通篇爲順爲逆爲連爲續爲正爲喻爲整爲散無法不備

用一反一覆略加轉換而意思愈明其通篇爲順爲逆爲連爲續爲正爲喻爲整爲散無法不備

西漢文

過秦論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旋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後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卒○過秦者論秦之過過秦者諷漢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孝公始皇六世祖也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亦聚也雍州孝公所都謂欲論強秦之敗于一

且而思秦之所由強非一日矣追邇其前蓋自孝公始其立國也雄據崤函谷關之險固坐擁雍州之重地若論封建實周家西北之大藩也孝公君臣固守其國之強而窺視周室之成敗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如席之卷物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也八荒八方也秦周室已久則又不獨窺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卷之宇內之廣思欲包而舉之囊括者謂欲聚四海括在囊中并吞者如長鯨之吞物總欲盡

取之意也四句總是一意所以必疊寫之者蓋極寫秦先世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戰守之備商君衛公孫

變法封于商設當是時徒有君而無臣猶屬虛想不意天生暴虐之孝公爲之君即生慘刻之商鞅爲臣以佐之內則立法制度男耕女織修戰守之具以固其本外連衡而鬪諸侯衡首橫連橫者謂誘六國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魏地拱手言易也商君伐魏破之魏獻西河之地以和此段叙秦強之始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

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惠文王孝公子武王惠文王子蒙襲也膏腴美地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孝公沒後惠

王武王俱蒙孝公富強之舊業因孝公窺周之遺謀而侵掠四方南則兼併漢中西則包舉巴蜀東則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邑四方諸侯皆受秦害其強又爲何如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從同縱平聲締交連結也列國諸侯人人恐懼自危相與會盟謀所以弱秦之計乃不計珍奇之器貴重

之寶肥美之地以招致天下之士而共謀之所謀惟何乃是約六國爲合從彼此連結相與爲一而弱秦也此段敘惠文武昭強秦之事忽用閑筆寫諸侯作反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謂諸侯謀弱秦者不以成

敗論亦適在可以有爲之時也時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趙勝楚有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此四君者又皆明而且智忠而且信又皆寬厚存心而仁愛待人又皆尊禮賢才而貴重士子又且約爲合從以離散秦之連橫當是時有弱秦之賢臣如此此不是贊四君是說四

君如此曾無所加于秦并韓魏燕楚齊宋衛中山之衆。有弱秦之兵士如此中山國名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

杜赫之屬爲之謀。既有此四君之賢而更招致天下之士則六國之謀於是乎集矣弱秦處無善謀而齊明周最陳軫昭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合從苦其意不通而一時則有若齊明周最有若陳軫昭滑樓緩翟景有若蘇厲樂毅之徒婉轉曲折以通弱秦之約吳起孫臏帶

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攻戰患其兵不强而一時則有若吳起孫臏有若帶佗倪良有若王廖田忌有若廉頗趙奢之朋選將練卒以練弱秦之兵以此謀弱秦秦容有不弱者

乎此段只是詳寫以致天下之士一句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叩擊也關函谷關也謂秦地雖廣以天下較之尚有十倍諸侯之兵雖不足以九國計之尙不啻百萬之衆諸侯率

之叩關攻秦其威勢之震赫如此此不是誇諸侯是說諸侯如此曾無所加于秦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巡而不敢進。

延引也九國六國及宋衛中山也遂巡退縮貌按周

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引諸侯之兵以待敵致使九國之師反驚疑相顧或左或右逡巡退怯而不敢進言九國者甚畏秦之强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

矣。鏃音族箭頭也因力屈之意總之此一役也秦未嘗亡一矢一鏃毫無所費而天下諸侯或數百里車馬或數千里旌旗招搖奔走所費無算不待戰而已困矣此段言六國不能弱秦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

秦。叩關之兵既罷遊說之士束手無策矣戰門之士膽落氣喪矣所合之從誰敢復合於是乎散矣所議之約雖敢復議於是乎解矣既不能弱秦勢必畏秦于是爭割其地以奉秦矣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軍敗曰北櫓大櫓也漂浮也其血可

以浮櫓言殺人多也宰割如屠宰之割肉也割地奉秦則諸侯安得不散諸侯散而秦有餘力矣以秦之餘力制諸侯之敝有不戰戰必追亡有不門門必逐北故有時而伏尸百萬有時而流血漂櫓因戰勝之利乘無敵之便遂以秦而宰割乎天下諸國山河于是四分五裂矣威勢若此强大

之國猶勉保土地而具文請服至于微弱之君直獻俘而入朝矣此不是笑諸侯只是說秦之强如此此段結上惠文武昭之盛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孝文王

莊襄王孝文王子即始皇父也言秦之强盛固已相延四世矣延及孝文莊襄二王雖嗣前烈然享國之日不久故國家不及見其强橫之事此鋪敘作過脈文不好落空故帶寫點綴二王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

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槌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謂孝公嬴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時周分爲東周西周周周孝王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爲東周周君而以洛都爲西周故曰二周槌音重短杖也拊音付長杖也笞音癰擊也及至始皇其强愈盛舉孝公以來六世之餘業一旦奮發而爲之振舉取天下之長策而御乎宇內因先世吞二周

之舊跡而滅亡六國之諸侯履當世至尊之位而控制乎上下四方之六合慮天下不服執槌拊以鞭笞之威聲震動乎四海則其强爲何如按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則吞二周勿誤認始皇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百越謂越有百邑也。俛同俯。秦之強東西無敵，已至強者莫如南越。始皇則取百越之地，分爲二郡，一以爲桂林，一以爲象。致郡使百越俛之君，首不敢仰視，自繫

其頸以委性命于獄官下吏，此在六國之外極南之國，服其威如此。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既振威于南，遂從事于北，乃吏其將蒙恬，起築長城以爲藩籬，而守之。即至強悍之匈奴，亦避始皇之威，退却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響音挽。將士受秦之辱，亦不敢彎弓而報怨。此在六國之中，有怨于秦之人，亦見其威如此。此段論始皇之強，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音煩，焚也。百

黔音虔。秦稱百姓爲黔首。始皇既并吞天下，自以爲德並三皇，功高五帝，則是先王之道不如吾道矣。現黔首之衆，往往誤于先王之道，而妄作聰

明廢之可也。則是百家之言不如吾言矣。况百家之言又往往往蠱惑黔首之心，而開其妄想燭之可也。廢者廢燭者燭，則黔首愚而無用，永不能謀

秦矣。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墮墮也。咸陽秦都也。鋒兵刃也。鑄樂器謂民之敢于作亂者，以名城堅而可據也。吾墮之民之敢于謀逆者，以豪俊爲之倡也。吾殺之起戰爭之釁者，兵也。吾盡收之以聚于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則民雖欲弄兵而無兵可弄矣。縱有強民，以此三者弱之，則未

有不弱者。黔首既愚且弱，永不能抗秦。吾縱心橋橫，復何所慮哉？此段先寫以愚以弱，隱含仁義不施，意按始皇二十六年有金人十二，見于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爲瑞，乃銷兵器，鑄爲金人象之號曰翁仲。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踐行列也。華山名，十萬曰億。謂民固宜防而險要亦不可不立，故先爲愚民之計，然後設險。據要華岳峻山也。行列于其前以爲城，而城何如險？黃

河洪水也。吾因之以爲津，而津何如要？望其上則據億萬丈之城，觀其下則臨不可測之溪，以此爲固，其固可以知已。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再置賢良之將，設強勁之弩，守于要害之處，再託以親信之臣，衛以精銳之卒，而遍陳利兵，則觀此者驚心駭目，而自無可奈何矣。此段言有可守之地，可守之將，士可守之兵器，便可以爲固，而誰何誰何言人無可奈何也。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金城言其實且堅也。由是山東豪傑相繼並起，一旦而秦之族亡矣。始皇既沒，

餘威震於殊俗。殊俗遠方也。○臨說盡。又振一筆，愈緩勢愈緊。然而二字一篇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